北海集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三十九

兵籌類要三

宋 蔡崇禮 撰

忘身篇

臣聞夫子言殺身成仁孟子言捨生取義夫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然則以仁義用兵者奚身之計乎

司馬穰苴將受命之日忘其家臨約束忘其親援桴鼓

之急忘其身

馬援曰男兒當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爾何能卧床上死兒女子手中耶

孟奭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

晉及楚戰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

趙簡子克鄭于鐵趙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

吳蘇討張步飛矢中其股以佩刀截之而左右莫知

祭遵討洪農賊弩箭中其口洞出流血而叱戰不已

周瑜禦曹公流矢中脅自典行營士衆激揚

馬超討郭援為飛矢所中乃以囊其足而戰斬援

張歸霸為流矢所中拔矢反以討賊一發而斃

周訪擊張彥流矢折其齒詞色不變轉戰尤力

侯安都攻留異為流矢所中血流至踝而容止不變麾軍攻城

王難得收京師矢著眉膚死鬬不已

関羽為流矢所中左臂陰雨常痛伸臂而醫刮骨去毒

流血滿盤言笑自若

毛寶征蘇峻中箭貫髀徹鞍使人踞鞍拔箭血流滿鞍

弁船洗瘡復戰賊乃退

張從簡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藥欲鑿

其骨人皆以為不可從簡遽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從

簡叱其亟鑿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

若

臣讀吳子曰必死則生若穰苴馬援類能進此

紀信以項羽圍漢于滎陽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

間出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皆呼萬

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羽見紀

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矣羽燒殺信

孫堅為董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

罽幘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卓爭逐茂故堅從間

道免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間燒柱騎圍數重覺是柱乃去

來歙擊公孫述將王元蜀遣刺客刺歙未死馳召蓋延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死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雖刃在身不能勤兵斬公耶延收淚強起受誡歙自書表投筆抽刃而絶

伏隆為張步所執遣閻使上書曰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若今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帝召其父湛流涕以隆奏示之後為步所殺

秦伯南與魏祖攻討魏祖為寇所追伯南開門援之寇問太祖所在答曰我是也遂害之

龐德討關羽漢水暮溢德與諸將避水上隄羽乘般攻之德披甲持弓箭不虛發部曲欲降矢盡短兵接戰謂督將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為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欲以為將不

早降何為德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為羽所殺

周處討齊萬年孫秀知其將死謂可以老母辭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梁王肜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弦絕矢盡處按劍曰此是吾效忠授命之日何退之為我為朝廷大臣以身狥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没

楊公則屯領軍府登樓望戰城中遥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床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脚談笑如初

于謹當魏末羣盜蜂起謹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酋長款附

楊素擊突厥賊越逸令其騎稍後于是親將兩騎並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進後期掩擊大破之

秦叔寶從秦王討王世充等三盜未嘗不身先鋒陣前無堅對有驕將銳士躍馬挺鎗刺于萬衆中後稍趍疾

嘗曰吾長戎馬間歷二百餘戰數重創出血且數斛安得不病乎

杜伏威與陳稜戰稜軍射中其額伏威怒曰不殺汝矢不拔馳入稜軍獲所射使拔箭已斬之

張士貴破反獠太宗聞其冒矢石先登勞之曰嘗聞以忠報國者不顧身於公見之

段秀實以笏擊朱泚鄭覃謂殺身利社稷未有如秀實者帝惻然為罷朝加賜穟

李光弼與史思明戰納刀於靴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

周文盡銳攻高懽懽走追騎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去矣興慶腰百箭足殺百人興慶矢盡而死

王彥章被擒莊宗使人慰諭彥章謝曰臣與陛下攻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又遣明宗諭之彥章病瘡臥不能起顧明宗曰汝非邈佶烈乎

我豈苟活者遂見殺

臣讀吳子曰師出之日有死之榮若紀信秦伯南類能進此

論曰魏絳以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子思以袵金革死而不厭為彊古之人所以執雉冠鷸鑿凶門施素堊歌虞殯且含玉非惡生而樂死也感激忠義不得不然惟不顧其生所以勝敵而全其生歟

忘家篇

臣嘗聞事君者國爾忘家公爾忘私惟無以家為者然後可與語事君之忠

衛青擊匈奴大捷封青子伉宜春侯不疑陰要侯登發千侯青固稱諸校力戰之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敢忘諸校功也今固宜圖之

漢武為霍將軍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何用家為吳漢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責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業乎

先主欲以屋舍及園地桑田分賜諸將趙雲曰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

李通歸漢南陽誅通兄弟門宗六十四人焚尸宛市贊曰通汗滅親宗以觖一切之功

李忠從世祖圍鉅鹿信都馬寵收忠母妻寵弟從忠為校尉忠即殺之諸將驚曰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世祖聞而美之忠曰蒙明公大恩誠不敢內顧宗親及破信都家屬得全

段紀明在邊十年未嘗敢蓐寢邳彤從光武戰攻信都王郎所置信都守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為手書呼彤曰降有對爵不降族滅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以至今得安于信都劉公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郎兵敗走彤家屬得全

龐德討關羽樊下諸將以德兄在漢中頗疑之德常曰我受國恩義在効死與羽交戰射羽中額

張就東詣太祖為賊所拘私與父恭疏曰大人在燉煌忠義顯然豈以今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昔樂羊食子李通覆家經國之臣寧懷妻孥耶李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願徙魏郡曰宜實郊遂之地以制四方也

晉伐偪陽韓克荀偃士匄請班師荀罃授之以機曰七日不克必於汝乎取之偃匄帥卒親受矢石滅之

李廣為左賢王所圍軍士皆恐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爾軍士乃安

鄧艾遣子忠禦諸葛瞻忠戰不利而退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將斬之忠馳還戰大破之

劉起為左衛將軍蘇峻作逆京邑大亂朝士遺家東避難義與故吏欲匿起家而起不聽盡以妻孥入處宮內姚弋仲遣其子萬石祇曰汝才十倍于冉閔若不梟擒不宜復見我也襄擊閔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

也杖之一百

劉粹討謝晦粹子為晦參軍受命南討一無所顧以不害粹子

郭默為塢主甚得將士心婦兄陸嘉取官米數石餉妹默以為違制將殺嘉奔石勒默乃自射婦以明無私

馬仙琕守豫州梁武遣其族叔懷遠說之仙琕曰大義滅親命斬之懷遠號泣軍中為請乃免

屈突通討王世充通二子在洛帝曰今以東洛屬公如二子何通曰今日之行正當先驅二兒死自其分終不以私害義

尭君素守河東抗唐兵唐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至城下言君何自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

李晟家為賊質左右有言者晟涕泣數行下曰階下安在而欲恤家乎

李光弼守太原史思明攻之設私幄城隅以止息經府

門不顧圍解閱三夕乃歸私寢

馬燧擊田悅約衆以家資賞至斬揚朝元殫私財賜麾下

李嗣業忠毅憂國不計家産前後賞賜輒上於官

顏杲卿敗于常山賊脅使降不應取火子加刃頸上曰降我當活而子杲卿不答

段秀實與吐蕃戰師不利馬璘為虜隔未能還都將引潰兵先秀實責曰兵法失將麾下斬公等恣死而欲安其家耶使銳卒頗兵依東原示賊將戰虜不敢逼璘得歸

臧洪為袁紹所圍主簿啟内厨米三斗中分稍以為糜粥洪歎曰獨食此何為使作薄粥衆分食之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

張巡守睢陽士多餓死存者皆瘡傷氣之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強令食

之許遠亦殺奴僮以哺卒

張巡守臨汾累月士卒糧盡且盡救不至召部將立軍門命出女徧拜因曰諸軍戰良若無貲為賞願以是女賣直為衆士一日費士皆哭曰請死戰

辛讜見杜滔謂可共事與妻子決同滔死生泗州被圍往淮南乞師過十餘旬未嘗見妻子讜子及兄子客廣陵託滔曰使先人不乏祀公之惠也

李神福攻杜洪田頵執神福妻子歸于宣州神福討頵頵令招之神福曰吾以卒從吳王起事今為大將忍背德而顧妻子乎斬其使以自絕軍士聞之皆感奮頵執神福子承鼎以招之神福叱左右射之遂敗其兵高行珪為武州刺史元行欽得行珪子繫之兵過武州招行珪曰當從我行不然且殺公子行珪謝曰吾當為劉氏也尚何顧吾子耶

吳程攻常州為李景將所敗程裨將邵可遷力戰可遷子死馬前猶戰不顧程等僅以身免

臣讀吳子曰有死事之家歲使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于心惟衛青霍去病類不顧其家則人君所當念功者如此

張奐戰降且渠伯德等羌毫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于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部患苦及奐正身潔己威化盛行

田豫護諸羌鮮卑素利等數一牛馬遺豫轉送官胡以為前所與豫物顯露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避左右我欲有所道豫從之因詭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豫張袖受之胡去付外且以狀聞詔廙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賂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賜帛五百匹豫得賜分以其半藏少府後胡來以半與之

臣讀孫子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若張奐田豫類能

進此

論曰禹之治水也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啓呱呱而泣予弗子蓋人臣忠以奉國不顧其私有如此者後之人有志於功名則可以禹為法乎荀子曰塗之人皆可以為禹可不勉哉

北海集卷四十

兵籌類要 四

宋 蔡崇禮 撰

臣嘗謂人臣事上莫過乎忠忠則不欺故可以動人可以感神易言王明並受其福詩以靖恭正直為神介之福蓋謂是也矧將臣出萬死一生之地保人民衛社稷則非忠以有格者其能成功乎

貳師將軍拔刀刺山飛泉湧出

耿恭屯金蒲城穿井五丈不得水恭向井再拜為吏士禱井泉湧出

張輿世軍赭圻軍士代木柵于青山遇一童子曰賊下旬當平無自苦忽不見果敗劉胡

呂光討西域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曰吾聞李廣利精誠感飛泉湧出吾等豈獨無感致於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龜茲王白純距光先左臂內脈起成文字曰巨霸

豆盧勣鎮渭州高武隴絕壁乏水勣馬足所踐飛泉湧出有白烏翔止廳前白狼見于襄城百姓號其泉為玉漿泉

楊朝晟城方渠以遏吐蕃師次方渠水乏有青蛇降險下走視其迹水從而流築防環之遂為停淵有詔置祠名曰應聖

李嗣業為疏勒鎮使城一隅毀屢築輒壞嗣業祝之有

白龍見因其處立祠以祭城遂不壞

耿恭故井久涸禱已泉復出

牛存節節度康國軍朱友謙叛附於晉西進鳳翔節
東西受敵同州水鹹而無井友謙與岐兵合圍時久欲
以渴斃之存節禱而擇地鑿井八十水皆甘可食友謙
卒不能下

臣讀孫子曰知天知地聖乃不窮苦貳師將軍耿恭類
能進此

周飢克商而年豐衛旱伐邢而雨降

王霸至滹沱河水流澌光武令霸徃視還即詭言氷堅
可渡比至河氷亦合光武以為天瑞

陳茂為交阯別駕刺史丹敝涉海遇風舡欲覆沒茂援
劒呵罵水神風即息

石勒征劉曜濟自大堨先是流澌風猛軍至氷凌清結
濟畢流澌大至勒以為神靈之助命曰靈昌津

庾翼率衆北伐及襄陽大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曰

我之行也苦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
賀若弼遇突厥入朝賜射突厥一發中的上命弼再拜
而咒曰臣若赤誠奉國者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
中也既射一發而中
石雄討劉植白鷺立水次雄誓而射之正中其目知有
成功
宣宗詔李嗣業討黨項見植竹纔尺許遠且百步帝屬
二矢曰黨項窮寇仍歲暴吾邊鄙今我約射竹中則彼
當自亡一發竹分矢徹諸外不閱月羌果破殄
馬燧之在河陽河水暴溢燧不忍獨生而水不為害
李嗣業道薊巔有大石塞隘以足蹶抵窮壑識者以為
至誠所感云
安重榮立一箭百步而射之曰石公為天子則中一發
輒中又立一箭而射之曰吾為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
後為成德軍節度
臣讀孫子曰精誠在乎神明戰權在乎道術若王霸陳

茂類能進此

論曰慶忌以讒自刎而彗星襲月鄒衍以忠見棄而繁霜夏隕劉昆向火叩頭而反風降雨戴封積薪自焚而大雨立至天人之應甚於影響況夫將天威逐王慝伐罪弔民則精忠所格其應為如何故疾風暴雨避灌壇之道以至流漸合于滂沱氷凌結於大暍其有以見誠格之至乎

族屬篇

臣嘗謂古之善養兵者相親以恩相結以誠與之安與之危惟所用之往無不利荀卿所謂如子弟之衛父兄是也彼以義合者如此況與我同父者乎是以君子強吾宗不使本根弱厚吾本不使枝葉離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以治祖禰下殺以治子孫旁殺以治昆弟序以昭穆合以宗黨故能睦其親惟我之從聚其族惟我之用雖赴水火猶之可也豈止迫窮禍患相救而已乎

漢祖定天下蕭何以功封鄼侯羣臣爭功高祖曰諸
獨以身從我多者三兩人蕭何舉數十人皆從我功不
可忘也
耿純率宗族合三千餘人迎世祖及破射大族世祖曰
大兵軍營進退無常卿宗族不可悉居軍中乃以純族人
為蒲吾長悉令親屬居焉純疾癈帝問卿兄弟誰可使
者純舉從弟植即使將純營
耿弇舉宗為國所向陷敵功效大著

朱儁守交阯過本縣簡募家兵
臧霸率子弟請收家屬詣鄴
李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自請願徙魏郡太祖笑曰卿
欲
陳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
也遂徙部曲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
曺景宗從梁武起兵聚衆并率五服內子弟三百人從
軍子一與侯景戰及弟子五並直前子一刺其騎騎倒

稍折賊鋒其二弟曰與兄俱出何面獨全乃免胄赴敵
子四稍洞胷死子五傷脛還至塹一慟而絶賊嘉子一
之勇歸之面如生
梁士彥討尉迥令家僮梁默等為前鋒士彥以其徒繼
之大破迥軍
渾瑊為中軍都虞侯帝狩于奉天瑊率家人子弟以從
卒觧賊圍
王智興伐李師道以步卒八千次胡陵以騎畀其子晏

平為先鋒自率軍繼之壞河橋收黃隊攻金鄉拔魯壘
郭子儀之婿吳仲孺殖貨累巨百萬以國家有急不自
安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喜甚為官其子五品
臣讀吳子曰投之於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若蕭
以分則用以為將而族從焉春秋之戰類皆如此觀蕭
相國耿將君咸能睦聚其族寔郊遂從軍旅孜孜奉國
論曰三代之用人入則為卿出則為將其為卿也族類
何耿純類能進此

垂名竹帛庶其能復古者歟

家貲篇

臣嘗謂自營為私背私為公苟至於私則惟利是嗜豁壑可盈是不可厭也志於公則不然潔已盡忠凡可以報國者無不為也死而利國亦或為之況貨寶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乎故捐家貲以助軍惟以天下為公者能之

蕭何以家私財佐軍

李廣得賞賜輒分其麾下

祭遵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賜輒與士卒家無餘財

鄧禹西征糧乏王丹率宗族上麥二萬斛

竇嬰為大將軍伐吳楚賜金十斤嬰陳于廡下將士過者得裁取為用

竇公取家好金為呂布作印

沈慶之身享大國家素富厚再獻縑十萬穀萬斛

吳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鄉里飢餒明徹自謂何功致

此并所得金帛盡散之士卒家無私藏

裴行儉擒都支帝賜都支資産金四斤三千餘物橐駝牛馬稱是行儉分給親故洎麾下數日輒盡

郭子儀屯邠州回紇赤心請市馬萬疋有司以財乏止市千疋子儀曰回紇有大功宜答其意中原須馬臣請納一歲俸佐馬直詔不聽人許其忠

李晟曰河隴之隔非吐蕃能取之皆將臣貪暴其種落日益東徙自棄之爾因悉家資懷輯降附得大酋表異之

吐蕃大懼

楊元卿節度河陽何進朱滔亂魏博元卿請自齎三月糧舉軍出討文帝嘉美又獻粟二十萬石助天子經費

馬燧擊田悅約衆勝以家財賞至斬楊

麾下德宗嘉之詔出度支償財

助軍衣

石雄朝廷賜與輒置軍門自取一疋繞餘悉分士伍武

宗喜曰今為帥義而勇寧雄比者
張巡守睢陽敗尹子琦獲車馬牛羊悉分士卒絲毫不
入其家
于頔見帝討蔡頔獻家財以助國帝却之
王建及將銀槍校節軍悉以家資散士卒累立軍功
安彥威塞河決出私錢募民治隄為都統禦契丹悉以
家財佐軍用
臣讀吳子曰上受其下惠施流布賞信刑察發必得時
若李廣祭遵類能進此
論曰君天下者生財有道故金寶充牣府庫彼私家之
積於國何有而捐以助軍然當時美之史氏述焉非以
忠義所激本於誠心故歟在師之上六曰大君有命開
國承家蓋臣能捐家以奉國則君將寵以高位賜以厚
祿能建國立家然則王前翦之伐荆請美宅善田不嫌於
乞貸之甚何耶蓋其說謂空一國之甲士以委我我請
子孫業以自堅爾詳觀古人行事惟義之從苟孰方以

廢事豈義所貴乎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四十一

兵籌類要五

宋　綦崇禮　撰

譽望篇

臣聞古語有之名下無虛士苟有其實人將與之以名況夫摧鋒陷陣破堅扳敵其成功卓卓在人耳目則不譽宜如何

減覇以聞勇壯

龐涓以英烈聞
周鐵武以勇敢聞
劉牢之以壯勇聞
李靖以沉勇聞
李勣以威肅聞
馬璘以忠力奮
李光達以沉果稱
馮奉世為所衝宿將
鄧遐歷數郡守號為名將
劉方威惠兼行論者稱為良將
張須陀勇決善戰長於撫御號為名將
楊素戰無不勝稱為名將
史萬歲應變無方號為良將
周訪智勇過人為中興之名將
長孫晟武藝逸羣為後來之名將
周璘為中興銳將

李抱玉為將臣之良

李元諒有古良將風

張孝忠推賢將

范希朝號當世善將或比之趙充國

裴行儉所引偏裨程務挺崔智辯王方翼黨金毗郭待

封李多祚黑齒常之類為世名將

周寶務耕聚糧號良將

王處存臨軍通便宜有大將風

邵迁捐訓修戰備嶺人倚

臣讀孫子曰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本若滅

覇龐涓類能進此

樊子蓋平楊玄感帝謂之曰玄感之反神明故以此彰

公赤心耳析珪進爵宜有令謨詔封濟公言其濟天下

特為立名無此郡國也

張巡許遠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巡死三月而救至

十月而賊亡天以全節付二人畀名無窮不待留生而

後顯也

臣讀六韜曰揚名譽振遠方搖動四境以弱敵心若樊子蓋張巡類能進此

李廣程不識謹邊皆為名將

張奐與士友言曰大丈夫處世當為國家立功邊境及為將帥果有勲名

賀齊父子皆有令名為吳良將

許汜稱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劉備謂劉表曰許君論是非曰欲言非此君為善士不宜虛言欲言是則元龍名重天下

蕭摩訶從侯安都拒齊軍安都謂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被圍摩訶獨騎大呼直衝齊軍安都乃免

羊侃伐侯景傳士晳呼侃與語曰在北之日久挹風猷願去戎服得一相見侃為免胄士晳瞻望久之而去其為北人所欽慕如此

史萬歲擊退爨玩元旻曰萬歲身先士卒尤善撫御將士樂為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

賀若弼與源雄詩曰勿使麟麟上無我二人名獻取陳

十策

唐太宗曰當今名將惟李勣道宗不大敗薛萬徹非大勝即大敗

李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薛萬徹三人而已

臣讀吳子曰簡募良材以備不虞若李廣張奐類能進此

班定遠燕頷虎頸為名將於漢

斛律光馬面鹿身為名將於齊

郭知運猿臂虎口為名將於唐

賈復事李生生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

陶謙年十四五策竹奴戲兒童皆隨之同叔甘公遇諸逕見其容貌與語謂其妻曰彼有其表長必大成以女妻之

曹公與韓遂會語於朝觀者前後重沓公笑謂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爾

太史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髯猿臂善射弦不虛發

何熙少有大志身長八尺五寸以勇服衆

劉備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目見其耳

魯肅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為奇計

關羽美鬚髯故諸葛亮謂之髯將軍

曹彰鬚黃故太祖曰黃鬚兒大奇也

吳彥為通江吏將軍薛翊杖節南征軍容甚盛彥觀之慨然而歎善相者劉札謂之曰以君之相後當至此不足慕

周瑜謂劉備以梟雄之姿而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

鍾會以敏速聞成公將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之見會異之曰非常人也

王濛氣貌偉特時謂為雄虎相

渭濵父老謂羊祜曰孺子有好相年十六必見大功於天下

大雷老父謂柳文景曰君方大富貴位至三公後當相憶

江陵卜者謂吉士瞻曰君擁旄杖節非一州後一年當得戎馬大都

李安人五擲皆盧齊明帝大驚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

呂僧珍容貌甚偉陳顯達曰卿有貴相後當不減深自努力

王茂身長八尺美貌儀齊武嘆曰王茂年少堂堂如此必為公輔

韓擒虎有雄傑之表突厥來朝上命左右引突厥詣擒虎前曰此是破陳國者擒虎厲然顧之突厥惶懼不敢仰視其有威容如此

楊素鬚髯美好有英傑之表

韓擒虎英貌魁偉有雄傑之表

魚俱羅身長八尺膂力絶人聲氣雄壯言聞數百步揚素擊突厥瞋目大呼所當皆披靡出左入右往返若飛其相表異又目有重瞳陰為帝所忌

李景擊遼東還配事漢王隋祖奇其壯武使袒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

李勣臨事選將必取其奇龐福艾者遣之或問其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

吐蕃表請和既宴使者窺覘唐休景后問焉曰洪源之戰是將軍多殺臣士卒其勇無比今願識之后嗟異

李光顔天資驃健馬燧曰有苦奇相終必光大

薛仁貴欲立奇功乃異其服色着白衣腰鞬張弓大呼所向無前

李從勉破王行瑜獻捷京師昭宗異其狀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予家

李用送盧岳至太原岳謂吾工相人子方頤隆準眉目

踈徹真將相也

臣讀六韜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若班定遠斛律光類能進此人謂英布為當黥而王相者謂張昭遠為火而貴人謂張欣泰當時三公而年裁三十後屋瓦墮傷額相者云年壽更增可方伯耳死時年三十六張良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

李廣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韋虞制勝之道謂為魁梧之傑然而形甚羸瘠身不踰鞍板輿指麾隱如敵國崔浩纖柔懦弱胸中所懷踰于戈甲段太尉奮不慮死然低首拱手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

臣讀六韜曰勢盧形劣而外出無所不至不遂者天下所賤聖人所貴若張良韋虞類能進此

霍將軍天幸未嘗困絕
李廣數奇詔無令當單于
臣讀孫子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若武帝李英公類能
進此
論曰名者實之賓苟有其實則名不約而自至故徐晃
無用私譽馬仙琕進不求名然人則於今稱之若曰吾
將為賓乎則鄭子產謂小人釁于勇喬于禍以足其性
而求名王智興摯索財貨交結權貴以賈虛名是二者
名雖景集而望益以損奚取於君子之令名哉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四十二

兵籌類要六

宋　蔡崇禮　撰

知將篇

臣當謂人君深居高拱而將臣立功閫外非聽聰而不惑視明而無壅則妨功害能之臣將投隙而起狐狸之疑矣疑且不可覩其成功矧欲知其勤勞而使之心悅乎詩曰有功而見知則悅易曰說以犯難民忘其死知

此則知所以使將臣樂盡其心矣

張良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

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乃天瑞也

魏祖謂劉雄鳴曰孤方入關夢得一人即卿耶

孫權謂周瑜君言當擊賊甚與孤合此天以卿授孤也

隋祖指賀若弼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

煬帝謂李景曰公誠直天然我之梁棟也

苑君章戒劉武周曰唐公一州兵掇取三輔所向風靡此殆天命非人謀可爭也

唐德宗謂羣臣曰天生李晟為社稷萬人豈獨朕哉

梁太祖帝曰荀翔劉捍寇彦卿輩天為我矣

臣讀吳子曰聖人舉順天人若光武太宗類能進此

漢高祖論功行封先封蕭何羣臣謂何謂嘗有汗馬之勞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諸君皆功狗也何發縱指示功人也

高祖以運籌決勝不如子房鎮撫餉饋不如蕭何戰勝攻取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光武指李常曰此家率諸將輔翼王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

賈復不言功光武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魏祖謂呂虔曰卿守郡擒姦討暴百姓獲安躬蹈矢石所征輒克昔慁恂立功於汝潁耿弇建策於青兗古今一也

周泰從孫權討山賊賊卒至泰投身衛權權至濡須因會命泰解衣手自指其瘡痕問以所起謂之曰卿戰如熊虎不惜軀命朕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明日授以御蓋

周訪破賊日休軍旋權會諸侯宴權曰君束髮戴義成孤大事君之功名當書之竹帛

張奐既破羌胡帝曰卿踰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衆功過南仲勤踰吉甫此勳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

長無西顧之患矣

太祖以程昱全三城執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人有告昱謀反賜待益重

魏太武指崔浩示高車渠帥曰朕始有征討之志而慮不自決前後揆皆此人導吾令至此

隋祖謂侍臣曰榆林國之重鎮安得婁子幹輩乎後數日吾思可以鎮榆林者莫過杜彭拜雲門總管胡馬不敢至塞

徐晃克關羽魏武舉卮酒勞晃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馬隆平凉州帝謂羣臣若從諸卿言是無凉州也

陶侃破杜弢王處仲曰若無陶侃便失荆州矣

王鎮惡陷長安宋武帝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

魏太武與崔浩論近世人物浩曰王猛之經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格之輔少主慕容曄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

周武帝謂太子曰王誼社稷臣宜處以機密不宜遠任

隋文帝謂元胄曰保獲朕躬成此基業元胄功也謂賀婁曰自公守北門風塵不警謂于文忻曰君舉無遺策戰無全陣誠天下之英傑也

煬帝謂衛元曰此社稷臣也使朕無西顧憂

羅士信短而悍從張須陀擊賊無敢抗煬帝遣使圖須陀士信陣法上內使須陀破賊露布以聞帝優詔褒揚令使者圖畫其形容奏之

唐太宗知李靖之功蕭瑀劾之不以為疑知蘇定方之功王文慶譖之迄以得罪

李靖襲定襄走可汗太宗曰古未有輩足濡吾渭水之耻矣

武后誚楊再思李嶠姚崇昌曰唐休璟知邊事卿等十不當一

郭子儀杖復東都帝遣其軍容迎霸上曰國家再造卿力也

李光顏勇而義裴度以為必立功於蔡

石雄勇而義武宗以為將帥罕其比

康懷英擊敗岐兵於武功太祖喜曰邑名武功真武功也

王重師取濮州身被八九瘡軍士負之而還太祖聞之曰奈何使我得濮州而失重師乎

裴約守澤州李繼韜降約猶不叛莊宗顧苻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

元行欽馳騎解圍出莊宗於潘張莊宗還營持行欽泣曰富貴與卿共之

臣讀吳子曰強國之君必料其人若光武魏祖類能進此

關羽善待卒俉而驕於士大夫

張飛愛欽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戒之曰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後飛帳下將殺飛持其首奔孫權先主曰噫飛死矣

陳帝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為壽各稱功伐

帝曰卿等悉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暗狎於下而驕於尊矜其功而不忘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猜防不設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言

臣讀孫子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若蜀陳二祖類能進此

趙王破王陵而秦王強起武安君齊兵破騎劫而燕王謝昌國君

匈奴數擾邊而趙王復請李牧秦軍數困趙而趙王思復用廉頗

遼西不寧瓜步路絶而太宗召見薛仁貴

臣讀吳子曰有道之主能屈已以伸人若秦燕之主類能進此

羊祜卒二歲而吳平羣臣上壽帝為之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尅定之功策告於祐廟

檀道濟既浸魏軍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望甚有憂色

嘆曰若道濟在豈至此

長孫晟卒突厥圍鴈門隋帝嘆曰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

周武入鄴追贈解律光為上柱國曰此人若在朕豈得至鄴

臣讀吳子曰得之國強失之國亡若羊祜檀道濟類能論曰人君雍容帷幄折衝千里以其得人也欲得人在進此

乎知人其未得之則知其才既得之則知其功如是而後可以屈羣策若漢高祖發明三傑佐命之功諸將說服唐太宗知衛公之賢雖迂臣舉劾不以為疑其能克定太業職此之由嗟夫崔顥嘆曰白面書生有雄胆大畧藏用守道則有其才而不獲知項羽有范增而不能用卒以間逐則有功而不獲知豈不惜哉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四十三

兵籌類要七

宋　蔡崇禮　撰

薦舉篇

臣嘗謂人君用賢之道相易而將難德行著於平素謀猷見於啟沃則任以相焉可也惟將不然因有不拘小節不護細行一旦掘起草野而功名暴白於天下自非責之近臣之薦待以不次之舉則委靡沉伏而不獲自

效者有之

昔張耳之舉謝艾其說曰韓信非舊臣穰苴非舊將呂蒙非舊勳魏延非舊德蓋謂折衝禦侮得其人則用之不以資計而序遷也張仲華用艾為中帥大破羣賊則耽其知所薦乎

漢高祖拜大將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為得大將韓信為治粟都尉蕭何薦其能用以為大將一軍皆驚

唐憲宗討劉闢顯功宿將人自謂當選高崇文為兵馬使杜黃裳薦其才用以討闢人皆大驚

臣讀吳子曰勤之以禮撫之以仁若漢高祖唐憲宗類能此此

晉文公謀元帥趙衰曰卻穀可說禮樂而敦詩書乃使卻穀將中軍

曰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以為下大夫

晏嬰薦田穰苴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

以為將軍扞燕晉之師
漢王敗放彭城至下邑下馬據鞍問諸可與共功者張
良進黥布彭越韓信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
何武薦宰慶忌曰行義修正果毅敦厚宜在爪牙以倫
不虞
鄧禹薦吳漢曰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雖能及者即拜
大將軍薦寇恂曰文武備足有御衆牧人之才非此子
莫可使也

光武在河北賈復因鄧禹得召見光武奇之禹亦稱復
有將帥節于是為為破虜將軍
皇甫規薦張奐以自代曰宜正元帥以從衆望
周瑜薦魯肅才宜佐時當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
也
泰始中將興伐吳之役詔求猛士兗州舉馬隆材堪良
將
符堅強盛朝廷求文武良將鎮御北方謝安以謝元應

舉

陳騫薦唐彬曰彬之為人勝騫遠甚帝以為鎧冑屬

武帝伐廣固人或薦王鎮惡帝與語異焉因留宿旦謂

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

梁武起兵發郢謀留守將上難其人久之顧韋叡曰棄

騏驥而不乘焉惶惶而更索即日以為江夏太守

陳宣帝之北侵也衆議在淳于量徐勉獨以吳明徹為

人無過者用之為督

楊素言劉方有將帥之畧詔為行軍總管

張悍薦來瑱能斷大事有御傑侮材

李德裕以回鶻逼振武轉戰雲州薦將無易石雄者請

以蕃軍勁卒與漢兵銜枚夜擊之帝即以方畧授劉沔

令雄邀擊可汗于殺胡山敗之

此

臣讀吳子曰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若趙衰晏嬰類能進

晉襄公反自箕以再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

之功也

黥布以兵會陰下高祖謂隨何曰吾方圖子之功

馮奉世平西域元帝謂徐幹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

吳明徹克淮南宣帝謂徐陵曰賞卿知人

高宗文平蜀憲宗目杜黃裳曰時卿之功

臣讀孫子曰賞罰孰明若晉襄公類能進此

陳湯斬單于首上疏宜揭竿藁街丞相匡衡等以月令春當掩骼埋胔不可將軍王商以夾谷之會孔子誅優施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揭竿十日詔將軍議是也

史萬歲討突厥聞其威名引去萬歲追斬數千級楊素害其功因譖萬歲云突厥本降初不為寇來于塞上蓄牧耳逐寢其功

裴行儉縱反間說阿史德曰伏念與阿史德溫傳相貳伏念縛溫傳降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待中裴炎害其功卒斬伏念及溫傳行儉曰救降則後無復來矣

李德裕節度劍南吐蕃維州將悉怛謀降維距成都四

百里因山為固東北縣索叢巔而下二百里地無險走
長川不三千里真吐蕃之牙異時戍之制虜入者也德
裕既得之即發兵以守具陳出師之利牛僧孺沮其功
命返悉怛謀于虜以信所盟德裕終身以為恨
檀道濟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百戰諸子又有才器朝
廷疑畏之
宋祖入關之功王鎮惡為首時論者甚憚之
臣讀孫子曰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若陳湯裴行儉類能
知此
馮唐事文帝帝言趙將李齊之賢意未嘗不在鉅鹿且
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唐謂帝雖有頗牧不能用因激
帝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
太宗疑李宏節貪欲坐舉者魏徵謂屈突通張道源號
清白死且不變審其清者不加恤疑其濁者罪所舉帝
曰朕未之思置而不問
臣讀吳子曰王臣失伍而欲見功于上者為一卒若文

帝太宗類能知此

論曰春秋傳有言出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事君以人乃國政之所先惟善故能舉其類善者以類進則可與勝敵可與強國若蕭何之於韓信杜黃裳之於高宗文能舉類者歟噫子桑舉孟明而左氏稱其霸秦子文舉子玉而為貫知其敗楚為政者其謹所舉哉

君命篇

臣聞古天子名諸侯諸侯輦輿就馬蓋君命之臣聽之甚於影響況夫為國爪牙伐叛討貳機會之乘間不容髮則所以承命宜如何觀周之南仲城朔方平玁狁詩人推美之以出車名篇其義如此

隱公十年敗宋師於菅庚午鄭師入邾辛未歸於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於我君子謂鄭莊于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莊六年衛侯入於衛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

之命也

趙奢受命之日不問家事穰苴責莊賈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

李催用周忠賈詡策召朱儁入朝軍吏皆憚入關欲應陶謙等儁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況天子詔乎遂就召

吳漢每當出師朝受召夕即引道無辦嚴之日故能任職以功名終

朱然為右軍師終日飲常在戰場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列行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

呂僧珍從文帝東討知行軍衆局事宅在建陽門自受命當行每日由建陽門道不過私室帝以此知之

楊公則威名素著朝廷北侵詔假節先往屯洛口公則受命將發染疾曰國家不以吾朽懦任以前驅豈可辭事殭起登舟

郭子儀握兵居外程元振魚朝恩短毀然詔至即日引

道無纖芥顧望曹王皋觀察湖南李希烈反遷江西節度受命日不宿家

李晟軍定州帝出奉天有詔召晟即日治嚴張孝忠以軍介二盜間倚晟為重數欲止晟無西晟語衆曰天子播越人臣當百舍一息乃踰飛狐次代州

段秀實為折衝都尉肅宗在靈武詔李嗣業以安西五千兵赴行在節度使梁宰欲逼留觀變嗣陰然可秀實責謂曰天子方急臣下乃欲晏然公常自稱大丈夫今誠兒女爾嗣業固請宰遂東師以秀實為輔

李光顏節度邠寧李忼亂汴州詔總軍出討朝受命暮即戎翌日扺尉氏汴人未陳薄之賊走

高崇文選兵五千常若敵至及平蜀卯漏受命辰巳出師器良械完無一不具

劉昌守寧陵詔以宣武兵八千北出五元士卒有逼留沮事者斬三百人乃行舉軍慴伏

周太祖拜樞密是時河中永興鳳翔相繼反諸將無功

隱帝曰吾欲煩公可乎威對臣不敢請亦不敢辭惟陛下命乃使西督諸將

梁太祖懼潞王從珂在河中為患乃顧張存欽以一大繩與之曰為我持此縛珂來卒徒珂于汴

臣讀吳子曰受命而不辭敵破而後言返將之體也若吳漢朱儁類能進此

李光弼保聞喜為僕固懷恩所忌又為程元振中傷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帝還長安拜東都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須詔書不至歸徐州取租賦為靜解

來瑱節度南山明年詔還諷衆留已而外示行又改節度淮西瑱言淮西無粮須麥收可上道又諷衆固留事機若李光弼來瑱幾類於此

臣讀吳子曰機有所謂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論曰春秋傳曰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下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夫命上以義制之下以信承之以整六師

以誅不義若賈復李光顏之忠敏呂僧珍高崇文之憂國李晟段秀實之責善蓋古所謂社稷臣者歟李光弼陷於嫌隙畏逼不終此社工部所以借喻於秋葉也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四十四

兵籌類要

宋　綦崇禮　撰

禮貌將臣篇

臣觀鹿鳴文王所以燕羣臣嘉賓而序言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然則事君以忠者人臣之所同必待德意之厚禮文之縟然後得盡其心何耶蓋君臣之道施報而已施之不盡

而報之盡未之有也故禮貌大臣所以盡其節伸侮君子則罔以盡人心況夫將者民之司命時之安危國之榮辱繫焉可不厚禮以責其効乎鹿鳴先曰羣臣而後曰忠臣報上之義於是乎在

執爵夫人執尊觴

魏武侯立吳起為大將武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酽吳起於朝

齊侯飲管仲酒掘新井而柴焉十日齋戒召管仲至公

漢高祖以韓信為大將擇良日齋戒設壇而後拜

陳宣帝以吳明徹為車騎大將軍陳旗鼓戈甲登壇而後授先是明徹與武帝深相要結帝降階執手即席明徹以英雄自許武帝亦深器之

渾瑊為奉天行營副元帥帝臨軒授鉞用漢拜韓信故事

劉鄴歸太祖太祖以為有李英公之風授都押衙太祖牙下諸將皆四鎮舊人鄴一旦居衆人之右及見諸將

用階庭之禮太祖尤奇重

臣讀吳子曰制國治軍必設

武侯類能進此

燕昭王屈身下士以客禮待樂

周亞夫約軍中不馳天子乃按轡

天子為改容式車

先主詣諸葛亮三往乃見情好日密

魏太祖謂闞澤曰我視卿如子亦欲卿視我如父也

手極懽特見親重

先武報隗囂書稱字用敵國之名見

張遼破賊還鄴太祖引與共載

陸遜破曹休孫權令左右以御衣蓋覆遜出入殿門

賀齊破郡稚被命詣行在及當還孫權祖道作樂使左

右扶齊上車令遵吏卒兵騎如在郡儀權望之笑曰人

當努力非積行累功此不可得

朱然寢疾權晝為減膳夜為不寐中使醫藥口食之物

用階庭之禮太祖尤奇重之

臣讀吳子曰制國治軍必設之以禮厲之以義若齊魏武侯類能進此

燕昭王屈身下士以客禮待樂毅以為亞卿

周亞夫約軍中不馳天子乃按轡徐行亞夫以軍禮見天子為改容式車

光武報隗囂書稱字用敵國之名見李通共語移日握手極懽特見親重

先主詣諸葛亮三往乃見情好日密

魏太祖謂閻柔曰我視卿如子亦欲卿視我如父也

張遼破賊還鄴太祖引與共載

陸遜破曹休孫權令左右以御衣蓋覆遜出入殿門

賀齊破郡賊還在及當還孫權祖道作樂使左右扶齊上車令遣吏卒兵騎如在郡儀權望之笑曰人當努力非積行累功此不可得

朱然寢疾權晝為減膳夜為不寐中使醫藥口食之物

相望於道

于謹破江陵立蕭詧振旅而還周文至其第宴語極懽

李景累立戰功隨帝每呼李大將軍而不名

慕容德謂封孚曰朕平青州不以為慶喜於得卿

太祖平荆州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荆州喜得蒯異度耳

唐太宗謂薛仁貴曰朕不喜得遼東喜得梟將

李勣疾醫曰人鬚灰可治帝乃翦鬚與之和藥

秦叔寶功多帝曰使朕肉可食割以啖爾況子女玉帛

李靖病帝曰公乃朕平生故人於國有勞今病若此為公憂之

李光弼入朝詔朝官四品以上郊謁

李晟平京師賜第永崇里京兆供帳教坊鼓吹迎導將相送之

王君㚟破吐蕃酋明皇宴君㚟及妻戛于廣達樓戛亦自以戰功封武威郡夫人

張守珪得契丹屈剌突于首入見天子會藉田畢即酺

燕為守珪飲至帝賦詩寵之

周世宗得鄭仁贍舁至帳前賂以玉帶御馬曰予之南伐得爾為多

臣讀吳子曰能得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霸若漢高祖論曰谷永稱職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重其人所以賴其用故即廟而賜命臨軒而受策鉞之賜帶陳宣帝類能進此

礪之誓所謂重也彊國之道蓋本乎此觀漢高帝唐太宗所以命將出師此道素明矣彼其品畧之不精禮數之不備貉奴作督如意指將何以責其方來之效哉

内御篇 奉上附

臣嘗謂有非常之君必有非常之臣君以道而駕馭不嫌於自用臣以忠而順聽不疑其所行雖近在朝廷遠在萬里莫不上令而下從若合符節左氏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古之命將出師授之成筭而為將者欽承威命而不敢遠其知此道歟

鄧禹遣馮愔宗歙守枸邑二人相攻愔殺歙反擊禹禹
遣使以聞帝問使臣愔所親愛為誰對曰黃防因報禹
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衆歸
張遼樂進李典屯合肥太祖征張魯下教與護軍薛悌
書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孫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
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
勿得與衆謂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我破必矣是雖
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威勢以安衆心然後可也
朱齡石為元帥伐蜀武帝別有函封付齡石書曰至白
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
外水取成都臧意朱枚於水中取廣謨使羸弱乘高艦
十餘由內水向黃武及戰果克捷
臣嘗讀孫子曰踐墨隨敵以決戰事若鄧禹張遼類能
進此
衛青不誅蘇建其說曰以臣之尊寵不敢專誅于境外
其歸天子自裁之于以風為人臣不敢專為不亦可乎

來護兒伐高麗大破其兵高元震懼請降詔旋師護兒
欲進兵徑圍平壤取其偽主不肯奉詔曰賊勢破矣專
以相任自足辦之吾在閫外事合專決豈容千里稟聽
聽成規俄頃之間動失機會吾寧征得高元震還而獲
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長吏崔君肅率諸將勸還方始
奉詔

杜黄裳委高崇文討蜀凡兵進退黄裳自中指授無不
切於機李德裕策回鶻遺鋭將可破武宗即以方畧授
劉沔邀擊可汗於殺胡山敗之迎公主還
牛存節守宿亳朱瑾來攻夜以兵急趨徐州朱瑾不能
攻而去已而太祖使者至授存節軍機悉與存節意合
由是諸將益服其能
田宏正謹於奉上奉表自陳天寶以來山東奥壤化為
戎墟官封世襲刑賞自出國家含垢垂六十年若天假
之齡陛下宸筭奥遵揚太和洗濯僞風
臣嘗讀孫子曰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若衛青之

不敢專誅來護兒之奉詔旋師類能進此
論曰魏太祖自作兵法十餘萬言諸將征伐以新書從
事蓋魏祖神謀詭計足以籠羣帥而制勝天下以之將
將宜無遺策雖然投機之會間不容髮若事從內御則
或失可為之勢昔煬帝伐高麗出師之盛古未之有既
度遼諸將各奉旨不敢赴機于是高麗城守攻之不下
龐師古之事梁祖出兵必授方畧以行軍中非太祖命
不妄動至其營清口也或謂就高為栅師古以非太祖
命不聽淮人決水或告以流水即至師古以搖動士衆
折之終于水至見殺則固而不知變者其弊如此沈慶
之曰閫外之事將所得專制從遠來事勢已異吳武陵
曰兵機若神應事立斷千里之外必待奏文而後行事
亦不知變矣誠知言哉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四十五

兵籌類要九

宋 蔡崇禮 撰

學古篇 不學古附

臣嘗謂李靖以兵法教侯君集至於隱微則弗以示君集訴諸帝而靖謂中原無事所教足以制四夷必欲盡其術是君集志有他也兵法者紙上語爾得其粗足以制四夷造微則可以無敵於天下考靖所言以驗當世

之事若合符節則兵之法於人豈小補哉譬諸醫者流其術著在方冊誦其文索其義藥性病源已了然於胷次則推而制用審脉察候剖腹易心妙用無窮應機立斷將無施而不可善用兵者以古為師蓋有得乎此

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

張良得太公兵法嘗習讀之以說沛公沛公善之嘗聞其策

馮奉世年三十餘乃讀兵法

賈徽謂賈逵曰汝大必為將帥口授兵法數萬言

孫權謂呂蒙宜讀孫子之六韜左氏國語蒙始就學

曹公好兵法抄諸集家兵法名曰節要又注孫武十三篇

王猛好兵書有雄遠之度

于謹喜兵書有深沉之策

王鎮惡讀兵書有從横之村

王茂讀兵書究其大指

劉元海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畧背誦之

宇文憲以兵書繁廣判為要畧而表陳之明帝覽而稱

爲

周羅睺任俠蕩収聚亡命陰習兵書從祖景彦誡之終

不改

韓擒虎與李靖論兵輒嘆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

誰哉

馬燧學兵書戰策

高霞寓能讀春秋及兵法頗以慷慨自尚狡譎多變高

崇文授以軍職

田宏正幼通兵法承嗣愛之以為必興我宗

謝彦章事葛從周授之兵法出千錢置大盤中為行陣

卒伍之狀示以出入進退之節彦章盡得之遂為梁名

將

周法尚果勁有風槩少讀兵書

周太祖通書筭好讀閫外春秋

臣觀太宗論節制之兵李靖黃帝太公二陣圖并司馬法諸葛亮奇正之法且曰歷代名將用其一二成功者亦衆矣若吳起孫臏於學古者如此

兵法前左水澤而韓信背水立陣

兵法曰三十里而廣謁日行二百里

兵法歸衆勿追而皇甫嵩追擊至國

霍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風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孫吳

兵法對曰顧方略如何耳不在學古法

劉琨遺石勒書曰將軍攻城野戰合於機神雖不視兵法闇與孫吳同契

山濤論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

張巡用兵未嘗依古法勅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曰古人君敦樸故軍有左右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胡人馳突雲合烏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心上下相習人自為戰爾

周文育與徐嗣徽戰武帝謂矢不逆風文育曰何用古法抽槊上馬而進殺傷甚衆荀翔見梁祖梁祖問春秋所記何等事翔曰諸侯戰之事耳梁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為吾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梁祖大喜補以軍職

臣讀孫子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若韓勝虞詡類能進此論曰趙奢與子括論兵奢不能難亦不謂善傳稱括自少學兵法臣意其法於法而不知法之所以為法者也知法之所以為法則心術內融可與應機可與成功非特能言而已必曰如是而合於古如是而庶於今鏖兵接戰惟古之法是按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也以鄉飲酒之禮禮軍士也君子病諸

儒學篇

臣聞孫權謂呂蒙曰卿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

經為博士耶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如卿性悟學必得之宜急讀孫子六韜左氏國語及三史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耶由是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見舊儒不勝臣嘗觀呂子明備禦濡須攻拔皖城降零陵破南羣定襄州變化若神勝不旋踵其古所謂名將至於甘寧嘗失蒙意孫權怒其違令蒙以謂將如寧難得江夏太守蔡遺白蒙部曲事蒙無恨意薦之孫權以為畿佳吏撫育三將子弟擇師使訓導之其設心近厚殆非家將所能為蓋資儒學之助云孫權區區偏霸而所訓飭將士者如此其規模宏遠矣據有江東為吳大帝不亦宜乎

馮奉世三十餘學春秋涉大義

祭遵雅歌投壺

勉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素好學騁能為左氏春秋者親授學焉

賈復知帝欲偃下戈修文德乃與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帝深然之

馬援謂虞詡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耶

盧植校書東觀拜北中郎將持節護烏山夷連戰破賊有功

烏元為勉燒軍門張奐坐帷中與弟子講論若無事

關羽諷誦左氏畧皆上口

曹操自謂善讀兵書

孫瑜好樂墳典雖在戎誦聲不絕

魯肅雖在軍中手不釋卷

陸凱統軍衆手不釋卷

羊祜輕裘緩帶侍衛不過數人

杜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居將帥之列

李典禮賢士大夫恂恂若及軍中稱其長者

曹華帥海沂身見賢士春秋祀孔子人乃知教

謝艾乘素車勉白帽賊曰年少書生勉服如此輕我也

姚襄英武冠世好學博通有英濟之稱

王雲首與從弟球俱詣宋武帝曰膏粱盛德乃能屈志

戎旅雲首荅曰既從神武自使懦夫立志

吳明徹微涉書史經傳學天文孤虛遁甲畧通其術以

英雄自許

韋叡綏服乘輿被餙比於儒者

王僧卞射不穿札而志氣陵雲建中興之功

元榮祖少學騎射曰曹操曹丕工馬橫槊下馬談論此

可不負飲食矣

王侃事梁武工製武晏詩三十韻示侃侃即席工應詔

帝覽曰吾聞仁者有勇有仁可謂魯遺風英賢不絶

侯安都工隸書能鼓琴涉獵書傳為清靡善騎射為

邑里雄豪

柳世隆性愛涉獵啟高帝借祕書閣上給二千卷常自

云馬稍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

楊素被召為詔下筆立就辭義兼美平齊之役率父麾下先驅

唐休璟以儒者號知兵行師料敵未嘗敗

渾瑊好書通春秋漢書著紀行一篇其辭一不矜大

李光弼好讀班固漢書

鄭畋儒者之勇設伏以敗王璠

周太祖居軍中延見賓客褒衣博帶及臨陣行營幅巾

短後與士卒無異

哥舒翰讀左氏春秋漢書通大義

烏震身先士卒攻破鎮州為人純質少學通左氏春秋

喜作詩善書為刺史稱廉平

韓建使人題其所服器皿牀榻為其名目以視之久乃漸通文字見玉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因以通音韻聲律偶暇則課學書史

張希崇不喜聲色好讀書毋食必侍立左右徹饌乃敢

退

趙康方嚴喜自修飾頗好學問聚書數千卷尊奉朝廷貢賦不絕致富盛急仕圖從莊宗擊胡柳頗有功莊宗勞之曰儒事亦破體耶仁者之勇何其壯也

臣觀吳子圖國篇言儒服兵機若郤穀苶遵類能進此陳伯之不識書及刺江州得文牒辭訟唯作大諾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奪決於主者安叔千善騎射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為鄙陋時人謂之沒字碑耶律德光呼為安將軍

臣讀孫子曰將孰有能若陳伯之安叔千類能進此論曰大儒不怒而威真儒無敵於天下其說見於荀楊之書蓋秉五常控六藝尊君親上愛人利物無不得其極則用衆以戰其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乎然則夫子以軍旅之事為未之學文中子以孤虛詐力為吾不與所以立教明道矯世勵俗不得不然也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四十六

兵籌類要十

鎮靜篇

宋　蔡崇禮　撰

臣聞淮南子曰將以民為體民以將為心苟鎮靜則事至不惑物來能名以安待躁以忍待忿以嚴待懈雖恢詭萬變陳乎前而不足以入其舍豈浮言所能動作力所能搖哉故士不敢慢其令敵不能窺其際近取諸身

則心安體舒内外之符也

軍中驚擾相攻而亞夫堅卧不動

匈奴急擊矢下如雨而李廣意氣自如

夜中一軍驚擾而張遼中陣而立

夜中衆賊攻營士多死傷而耿純堅守不動

賊衆雨射營中而王霸安坐不動賊皆引還

平原賊乘夜薄營而吳漢堅卧不動以却其兵

張奐之屯虜中休屠以三國之兵奄至軍大恐而奐講

誦自若潛通烏山夷而敵以降

馬援守隴西吏民驚言羌至而援飲酒大笑羣中畏服

孔明屯平陽宣王以二十萬衆相逼將士色而亮意

氣自若大開城門而敵以退

費禕禦魏軍羽檄交馳人馬擾甲禕與來敏圍碁無倦

敏曰君信可人必能辦賊

文瞻屯石陽大雨城壞人民散在田野孫權忽知不知

所施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勑城中人使不得見

自卧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部黨曰軍至而不動不有姦圖必當有外救不攻而去

杜魯勇冠三軍出臘周訪射雉於陣後以安衆心

胡騎圍城數重劉琨奏胡笳敵晞噓而退

賈胡嘯聚為亂而劉王喬援笳吹之

虜躍而來諸將懼之吾彦不動舉几凭之

黨項飛矢羽集而柴紹彈胡琵琶賊皆縱觀而懈

賊兵夜薄營而李孝恭安卧不動賊自引却

張守珪城伊州虜奄至失色而守珪置酒作樂

陳利正守襄城作統幽薊河隴人應朱泚夜半難作利

正按劍當軍門大呼曰欲過門者先殺我衆畏其勇乃止

段秀實師涇州有告別將王童之夜焚藁積約救火則亂秀實嚴警備中夜火發令軍中曰敢救者斬明日捕其黨斬以狥

劉詞之屯河西李守正以死士數千人奔其營將士怖

懼而祠神氣自若免胄接戰而敵以敗

臣讀孫子曰將軍之士靜以幽正以治若李廣張遼類能進此

吳漢性彊力諸將見戰陣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方修戰攻之且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李勣治并州十六年以威肅聞帝常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今我令勣守并突厥不敢南向過長城遠矣

臣讀孫子曰得之國彊若吳漢李勣類能進此

論曰敵國者彊用我敵者也長城者恃以外捍者也吳漢意氣激昂則隱若敵國李勣以威肅聞則賢於長城維才大而謀遠志剛而識明則用於百里之國而千里聽用於千里之國而四海聽內患以消外陵以弭而王室尊彊矣傳曰以亂易整不武劉琨乘月清嘯奏胡笳

以郡虜騎亦幸而免者使用兵者每如斯則不幾於玩敵歟

決水篇

臣聞王師圍劉繇元於并引汾水浸其城水自城門入而有積草自城中漂出塞之會歲暑雨班師王師已去繇元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已落而城多圮契丹使者韓瑨時在太原嘆曰王師之引水浸城也先浸而後涸則并人無類矣夫兵詭道也苟可以勝敵則縱火決水皆所不廢顧用之者如何耳昔曹公赤壁之敗言劉備早放火則吾徒無類韓瑨亦言以太原之圍先浸後涸則并人無類矣善戰者資水火以為用其利害有攷焉

漢高祖圍章邯以水灌之自彭城還灌廢丘樊噲功最趙繆子林說光武曰赤眉今在河東但決水之百萬之衆可使為魚

隗囂圍略陽壅山築隄激水灌城月餘布將執陳宮舉

城降又攻鄴決障水灌城中餓死者過半

東魏將高岳圍王思政於潁川堰隋水以灌城潁川以北皆為陂澤救兵不得至潁川

宇文泰圍曹泥於靈州水灌其城不沒者四尺高歡命韋孝寬狥地淮南開塘放水分兵據守陳人果遣決堰已無及於是退走

豆盧勣為益州總管王謙攻之起土山鑿城為七十餘穴堰江水以灌之

李光弼決丹水以灌懷州

郭子儀引漲水以灌相州

臣讀孫子曰視生處高無迎水流若漢之二祖類能進此

論曰善用兵者置營布陣必居上流豈特彼沿我泝而為敵所乘至於決防潰堤流潦浸灌於是有墊隘沉淪之患不可不戒也以曹公之威明不能揚兵擣壘下一

呂布必待荀郭為之計決泗水以灌城然後不戰而克
信乎荀郭之能料事而曹公從善如流昔有苗反道敗
德禹徂征三旬而未服至於益贊於禹誕敷文德而後
苗民格焉況餘人乎

火攻篇

臣聞春秋書楚咸丘公羊氏曰疾始火攻也穀梁氏曰
疾其以火攻也戰之用火其來有自雖曰暴而非人其
於取勝一也

楚王執燧象以奔吳師
田單縱火牛以敗燕軍
陳湯四面起火以斬郅支
岑彭飛炬焚橋以敗公孫述
班超以三十六人縱火鼓譟以殺虜使
黃蓋偽降放火以敗曹操
陸遜持茅發火以攻劉備
王猛起火高山燒敵輜重以破慕容評

王鎮惡因風放火以破劉毅

韋叡積蓁焚橋以敗元英

臣讀孫子曰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若田單陳湯類能進此

晉人伐齊已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地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

任光從世祖入堂陽界使騎各持炬火彌滿澤中光焰燭天地舉城震驚惶怖其夜即降

楊璇為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羣縣賊衆多而力強吏人憂恐璇乃特製車馬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袋於馬尾又為兵車專穀弓弩尅期會戰乃令馬軍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其布火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軍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寇大駭破散

曹公敗于赤壁舟艦為劉備所燒歸自華容泥濘道不通負草填之騎乃得過公曰劉備吾儔也但可惜少過

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

滿寵持救合肥募壯士數十人斫松為炬灌以蘇油從上風放火焚賊攻具孫十萬引退

晉車騎將軍桓溫率衆伐苻堅軍次泲水堅將慕容垂石越夜命三軍人持十炬火繫炬於木仗光照十里晉兵懼而退

韋叡禦魏人先於邵陽州兩岸為兩橋立柵跨淮叡發鬬艦臨賊壘以小船載葦灌之以膏焚其橋風怒火甚敢死之士拔柵斫橋須臾橋柵盡壞

韓游環以共趨奉天朱泚大令治戰棚雲樓士皆懼游環曰賊取物俱乾木為攻具可以火之既而賊大譟攻南雄游環曰是分吾力也趨北雉遣將郭詢郭廷玉以銳士三百傳滿直出火其棚投薪于中風返棚皆燼賊氣沮故諸將推環赴難功第一

王建及軍德勝為南北城于河上賀環攻南城以竹牽為戰艦於河南城危甚莊宗積金帛募破戰艦者吐火

焚咒莫不皆有建及重鎧執稍呼曰梁晉一水間耳何必巧為吾今破之矣即以大麾積薪自上流縱火焚梁艦建及以二舟載士自上隨之斧其竹罾解南城圍

臣讀孫子曰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則止若楊璇皇甫嵩類能進此

論曰凡火攻必審四宿因五變兵書論之詳矣說者謂韓信決水以斬龍且此特一時之策耳至曹公焚袁紹輜重則紹因以敗是水不若火故孫氏之書獨詳於火者以此若黃蓋銼曹公之銳韓游環解奉天之圍則火之用於戰者厥功大矣使王琳因風縱火而風反為敵用蓋天方授陳雖琳之忠其能違天乎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附錄上

宋　綦崇禮　撰

除行太學正制

勅從仕郎綦某羣天下之豪英而聚之太學列職于是皆高選也以爾文學淹博詞藻贍麗學之規繩汝往正之益勉厥修以俟褒擢可特授依前從仕郎行太學正替孔端朝年滿闕

除太學博士制　宣和五年八月十九日

勅從事郎新除太學正慕某博士以通古今為職儒者美官也考名官之意非該洽文采之彦不足充其選爾操履之善而辭藻稱之俾專講席於成均諸生宜有矜式益為人師之道以稱朕樂育英才之意則予汝嘉可特授依前從事郎太學博士替夏承年滿厥

除改宣教郎制　宣和六年十一月初八日

勅從事郎太學博士慕某朕精選師儒之官俾司訓導之事畧去銓部之格以示待遇之優以爾經術淵源性質夷粹久嶺講席克厭士心疇其歲月之勞具應庠序之法改榮京秩時乃茂思可特授宣教郎依前太學博士

除秘書省正字制

勅宣教郎太學博士顏博文等圖書藝文之府儲天下後又以待朝廷之用異時公卿多此塗出其選顧不重哉爾博文性資爽邁持以靖慎爾某器緼和裕廸行有常又皆敏于文辭多士矜式茲成材也今復擢寘書林

以懋爾德則無施而不稱矣其尚勉之可依前件　案崇禮由

博士改宣教郎除秘書省正字此制

云顔博文等知崇禮亦在其中也

除尚書工部員外郎制　建炎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勅承奉郎劉寧正等文昌諸郎上應列宿選除之遴委任匪輕繁簡異曹材德並用以爾等或以時望謁於儒林或以吏能聞於仕路或進以其叙或擢以不次率由簡拔用其所長分屬六卿各揚爾職益懋業履以稱寵休可特授依前承奉郎尚書工部員外郎

給事中可除翰林院學士制

勅學士職清地近極天下之文章之選非深厚爾雅不足以備顧問矧藉難之際干戈未寧軍國事叢詔令數下倚馬立辦實難其人必有敏速之思如枚皋乃能當飛書馳檄之任激切之詞如陸贄乃能感武夫悍卒之心我求其人得於禁闥其官某辭知體要學盡精微早馳驟于華途遂翱翔於青瑣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効李藩舉職得批勅之風載疇東

省之勤進直北門之邃惟納忠之素方佇于謀猷惟搞藻之工尤資其潤色為七體庶其皆雅奧之文之布在四方俾人識坦明之制朕將兼收內相之助爾亦毋恤私人之嫌往究乃心期副予意可

除尚書吏部侍郎制建炎四年五月十七日

勅朕維樞機之務悉統於文昌銓綜之權獨歸於選部乃者官失其籍吏緣為姦必求絕類之才以正二卿之位通直郎試中書舍人賜金魚袋綦某德操純一氣機淵冲學問通乎古今名實加於上下久居詞掖文譽甚高暫領銓曹士類咸喜肆頒成命以究爾能昔裴行儉擢發如神姜田悉屏高季輔清明若鑑賢否自分雖時異而法殊然人存則政舉勉希前哲以副虛懷可直授依前通直郎試尚書吏部侍郎

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制

勅隆侍從之禮蓋久賴於獻為恤臣鄰之私抑有關於風化俯徇急難之請式推務本之恩通直郎試尚書吏

部侍郎賜紫金魚袋綦某蚤以英聲亟躋邇列才適世用文為國華領選部銓綜之煩兼禁林書詔之重任惟克稱居之有餘士靡滯淹服清明於藻鑑辭知體要嘉潤色於絲綸方資許國之忠遽訴陟岡之戚矜其來奏固所重違峻内閣之寵名付龍溪之便郡褒彼原隰孔懷既遂於爾私惠兹閭閻共理毋忘於予治佇聞報政之敏歸副前席之思可特授依前通直郎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替陳公格賜如故

降授宣教郎制 建炎四年十一月七日

勑朕體無私於天地行罰不阿於近臣考大法于春秋責人常備於賢者確持此義斷以不疑徽猷閣直學士通直郎新差知漳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賜紫金魚袋綦某夙以藝文徑躋華近雖暫司於銓部仍兼直於鑾坡遽為遐外之行實狥急難之請方趨厥服忽致煩言謂借牘之愆雖去官而可免而持橐之重當薄罰以示懲服我訓詞毋忘祗慎可特降授宣教郎依前徽猷

閣直學士差遣賜如故

復授通直郎制紹興元年正月二十八日

勑人誰無過觀其黨而知仁俗與為新免乎險而作解矧惟爾列宣錫寵章嶽獻閣直學士降授宣教郎知漳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節制管内軍馬賜紫金魚袋蔡某學務師心文能耀道多言往行畜其德令聞廣譽施諸身同官為察但敦于私好致法詘義遂陋于小文適布湛恩乃還故秩無負天下劇向指有過之臣有益公家王嘉推當免之吏勉齊前哲以副朕言可特授通直郎依前徽猷閣直學士差遣賜如故

轉奉議郎制紹興元年十月二十八日

勑自考績之法不行於漢唐至於我宋參酌古今之宜凡省閣侍從之臣不繇歲課以遷時推特恩是亦道揆及摩新官制則有司存付之定法猶然三載考績之意焉徽猷閣直學士通直郎知漳州賜紫金魚袋蔡某學識深敏溢於文詞入掌絲綸出宣政化年則淹矣勞亦

有焉雖云序進之常是謂寵綏之數服我休命益奮乃庸可特授奉議郎充徽猷閣直學士依前知漳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特封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戸賜如故

再除尚書吏部侍郎制　紹興二年二月十日

勅銓曹之敘極矣猶賊之吏舞文毀則以遂其姦欺其根深株連長貳即雖有擿伏振滯之心能窒其奬而正厥愆者鮮矣徽猷閣直學士左奉議郎北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戸賜紫金魚袋綦某通敏之才恢博之器比以文學典司綸言進貳天官綽有休譽用還舊物兼直禁林已試之能益觀成績可特授依前左奉議郎試尚書吏部侍郎封賜如故

除尚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制

勅朕思為君之難以立政為急既慎圖於官使亦求備於人材方多廣之辰武部寔為重任極儒者之選禁林則異庶司蓋所寄不在閑劇之間而得人則兼文武之

用左奉議郎試尚書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北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綦某器凝遠業學富多聞再典領于銓衡皆攝承於制作功課簡在兩府既閱歲時文辭獨行中朝自高名譽賢勞之歎公議所同是用易以司戎之班遂兼視草之直推薦許之手奏俟考言成廟收之功則為稱職往服休命爾為欽哉可特授依前左奉議郎試尚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封賜如故

除翰林學士制　紹興二年九月十九日

勅朕惟虞夏商周之隆邈乎尚矣典謨訓誥之盛賴以見之遭時多虞思古成烈必得鴻博之士其代予言庶幾號令之行不匿厥指自非已試豈協朕心左奉議郎試尚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北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某某奧學足以貫前聞敏識足以周庶務其在外服閱閱著於功勞逮還中朝文章擅于宿老再任典選一為司戎皆以游刃之餘而兼禁林之直

艱難之際典冊有光逮意之文蓋封敎其比戡難有助則陸贄之流繫我腹心之良孚於搢紳之望宜錫申命俾拜為真無愧前代用人之心極于一時崇儒之意其往祇訓用永有辭可特授依前左奉議郎充翰林學士知制誥封賜如故

翰林學士進兼侍讀制

勅朕每當聽政臨朝之暇不忘崇儒訪道之勤蓋啓予欲進德以及時惟王人求多聞而師古爰咨碩望俾陪經幄之華載考僉言允屬禁林之舊翰林學士左奉議郎知制誥北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綦某蘊高明之識負超卓之才篤學力行洽聞殫見垂應詔板薦歷禁嚴參內朝法從之班登北門學士之選崇論宏議名聲動於朝廷大冊高文言語妙於天下屢賜玉堂之對入奏清閟進讀金華之書益資鴻博惟前載興衰之迹與當今治亂之原汝其悉意以陳朕方虛已而聽往服休命毋怠欽承可特授依前左奉議郎充翰

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封賜如故

寶文閣學士知紹興府制

勑朕嘉在昔朝廷重熙天界以人磊落相望抑嘗考其本末蓋入則論思獻納備侍從之列出則折衝禦侮受方面之寄不以内外二其心不以遠近易所守用能全大節于一時垂令名於後世雍容進退久無間焉眷予通臣克配前哲翰林學士左奉議郎知制誥兼侍讀史館修撰北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戸賜紫金魚袋綦某

和順樂易清明敏達博極羣書韞古今崇義玄論足以贊襄帝猷高文大冊足以鼓動天下揚於禁林陪侍經幄有德有言協于士論而迺者屢貢封章力求退避朕以為勞汝侍從之事不若成汝廉靜之守陞華延閣剖符會稽方朕東巡繄乃臣屏鎮撫一道總制列城建威銷萌寄服尤重佇聞報政朕不汝忘可特授依前左奉議郎充寶文閣學士知紹興軍府事兼管内勸農使充兩浙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填見闕封賜如故

轉承議郎制 紹興五年閏二月九日

勅考績而陟明乃古今之成憲肇禋而疏寵亦國家之舊章迺眷從臣併昭恩數寶文閣學士左奉議郎知紹興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充兩浙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北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綦某才猷宏遠學術深醇探六藝之淵源備百家之該洽北門視草西學上賢豈惟華國之文章實有嘉謀之啟沃言語妙天下偶厭承明之廬岳牧用詞人聊懷會稽之綏當三歲計羣吏之治乃五室嚴上帝之祠增貢官聯縣開國子加食邑三百戶差遣賜如故

轉朝奉郎制 紹興八年四月三日

勅朕惟三載考績之法以馭庶工雖侍從之臣能應格法始以叙進所以示天下之公凡百庶尹考其殿最四歲一遷而法從之貴率以三載所以優近臣之禮著為思報稱可特授左承議郎依前寶文閣學士進封北海叙賢勞於積日進封侯爵衍多戶于爰田往服便蕃益

定令付在有司吾何私焉寶文閣學士左承議郎提舉江州太平觀北海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賜紫金魚袋綦某文為國華器適時用翱翔禁近譽望獨高有司考爾閥閱當用陟明之典往服新渥蘄稱茂恩可特授左朝奉郎依前寶文閣學士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三百戶差遣賜如故

轉朝散郎制紹興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勑聯法從之邇列雖無待于次升嚴攷績之彝章固必繇於叙進爰舉陟明之典式膺增秩之恩寶文閣學士左朝散郎江州太平觀北海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綦某辭儷卿雲學窮游夏蚤持荷橐入踐玉堂顧相應以理義之文乃閔勞于侍從之事迄茲滿歲在法當遷通班內閣之華仍處珍臺之逸併疇爵邑就峻文階祗服贊書毋亡獻納可特授左朝散郎依前寶文閣學士進封高密郡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差遣賜如故

轉左朝請郎致仕制

勅彈冠筮仕嘗殫夙夜之勤觧組告歸毋替始終之遇
寶文閣學士左朝散郎提舉江州太平觀高密郡開國
侯食邑一千二百戸賜紫金魚袋綦某自致多聞之譽
時推富贍之辭昔視草於禁林復聯華於内閣出分帥
圖歸奉真祠心宜切于兢辰義廑陳於知止乃露章而
瀝懇祈謝事以養痾爰涉天階載敷命綍往優游於燕
處務保嗇於冲和勿藥可期嘉猷上告可特授左朝請
郎充前件官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附録中

辭免尚書吏部侍郎不允詔

宋 綦崇禮 撰

勅某省所奏辭免新除尚書吏部侍郎恩命事具悉天官之職人物綜焉南渡以來法蘭吏弛思得能者以振頹綱卿識照事幾才周世用見聞殫洽知祖宗沿革之宜學問精深得師友淵源之正比借才於銓筦果騰譽於簪紳灼見所長就加茲命擢直錯枉佇成平允之功

辭尊居卑宜畧謙冲之禮所請宜不允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辭免薇猷閣直學士知漳州不允詔

勅某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朕惟卿有班馬之才高崔之學徧儀禁路蔚有能聲兹求便私殊惜其去西清之秩雖以寵行往董郡苻何辭之有所請宜不允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辭免吏部侍郎直學士院不允詔

勅某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朕以卿政事文華見推士論而銓衡之地寔籍通才詞禁之林方虚寓直瞻予侍從之髙邈在閩粤之邦趣召造朝肆班成命是皆已試僉以為宜奚事多辭亟趣定著所請宜不允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辭免兼侍讀不允詔

勅某省所奏辭免兼侍讀恩命事具悉朕稽古有為事必師古學于古訓庶幾有獲故求博識洽聞之士通傳

註之精義明詁訓之學探徵言之旨誦說於前以緝熙
予之光明廣所聞知得前聖之心術以尊所行焉卿以
經明號為純儒染翰北門閱日滋久復命以知經之事
與諸儒迭進而入侍冀以徵顯闡幽探賾索隱同其塗
歸一其慮致所期于卿遠者大者而乃執謙辭避朕何
望焉其體予意勿復有言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
知悉

翰林學士乞郡不允詔

勑某省所奏乞除一小郡或宮觀差遣事具悉朕延登
俊乂進陟禁嚴非特取翰墨之工發揮號令固亦資議
論之益裨贊謀猷而卿德性純明才資宏博聞望聳縉
紳之列文章增邦國之華獨步詞林久陪經幄高文大
冊遠追古人之風忠言嘉謨挺立王臣之節眷惟時傑
寔簡朕心遽形請外之章殊咈在廷之望與其徇小節
以進退曷若贊中興于艱難宜體至懷勿重有請所請
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辭免翰林學士不允詔

勅某省所奏辭免翰林學士知制誥恩命事具悉朕纂
丕圖甄定多難將欲德意志慮啓達乎斯民蓋在號令
文章鼓動乎當世翰墨之選茲惟難哉以卿學窮本原
文備體要代予述作亦既有年再隸職于卿曹復兼官
於辭禁演綸滋久摛藻益工報淮南之書卿其視草而
遣矣下山東之詔民將扶杖而聆之肆加即拜之恩示
朕親擢之意矣為遜避猶狥故常宜副僉諧之言往就
久虛之次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翰林學士乞外不允詔

勅某省所奏乞除一小郡或在外宮觀差遣事具悉卿
學問宏博多識前世之載文辭瓌偉遂為一時之宗議
論暢而不阿謀猷深而有補兼是四者游吾禁嚴輝映
先達領袖後進朕方自簡以盡用人之道卿可無故求
便私而去哉而況時方艱難急賢是務不遺尺寸將盡
求之若傑然之材得輕去於位著則未用之士或自安

於丘園矣勉體眷知毋復有請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

辭免寶文閣學士知紹興府不允詔

勅某省所奏辭免寶文閣學士知紹興府恩命改除近
下職名及閑慢一郡事具悉卿博物洽聞尤練國朝之
故事高文大冊獨推翰苑之英聲處之經帷則日聞儒
者勸道之言付以史筆則能盡古褒貶之義之夫以親
信之地委寄如斯顧於連年屢上懇奏乃眷股肱之郡
宜用腹心之臣非特表爾難進易退之風亦以平今內
重外輕之勢雖俞卿以為藩輔則有餘也而學士遂去
朝廷朕所太息更職內閣亦本前規夫何遜避之為毋
乃撝謙之過趣祇朕命勿費爾辭所請宜不允故茲詔
示想宜知悉

知紹興府乞宮觀不允詔

勅某省所奏乞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任便居住事具悉
用人者驗於已試則職必舉居官者久於其事則功乃

成卿以敦詩閱禮之儒膺謀帥作牧之任論考績之狀效已見於臨漳察報政之期敏有同於東海獨當假以歲月乃克究其才猷朕豈奪於垂成以蹈數易之弊卿宜勉務展布用副屬任之專何為上章遽形引疾丐閑之請殊非所聞宜安厥官益圖計最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暄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辭免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不允詔

勅某省所奏辭免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恩命乞改除一宮觀差遣事具悉朕惠武尅之不剛既重司戎之選欲文德之廣被又嚴視草之求卿以宏材徧儀禁路身無數器譽振一時謂蹇蹇之王臣當膺備責顧謙謙之君子尚托不能非特以卿更左右而具宜庶幾知予用文武為一道既非作好其又何辭所請宜不允故宜詔示想宜知悉

辭免兼史館修撰不允詔

勅某省所奏辭免兼史館修撰恩命事具悉朕永念為

邦必存信史考之在昔有尚書春秋之成規近莫如唐
以知幾吳兢為稱職肆圖茲任歷選在廷苟非其人不
以輕授惟卿文學議論獨高於一時代言談經皆合于
朕意望實兩重搢紳所推必能發五例以成書兼三長
而載筆惟我系興之迹實承中否之餘時當經綸事故
叢委其重如此非卿孰宜休命既行羣言皆穆何勞遜
避其趣欽承所請宜不久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翰林學士乞外任不允詔

勑某省所奏乞解罷近職差外一次事具悉朕於艱難
多故之餘有人物淑慝之歎爰諮執事數下詔書思求
在野之賢以補周行之缺夫豈禁嚴之地素重之臣其
學問文章追配於昔人其謀猷議論宏益於當世有如
卿者可使去哉雖卿引疾之詞至于三請而未止顧朕
留賢之意亦已屢詔而無餘勉體至懷往安厥位所請
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呂丞相賀知紹興府啟

伏審光膺睿旨出鎮師藩郵傳所聞士夫胥悅出竊惟慶
抃伏以判府安撫寶學量澄王海學富金籯素為學者
之宗夙擅儒林之秀玉堂金馬久煩摛藻之才皂蓋朱
轓暫付承流之寄載惟雅望播在羣僉誦銅梁劍閣之
辭蓋一時之奇作惟鳳閣鸞臺之詔誠萬目之具瞻某
託契有光索居浸久棲遲陋巷悵竿牘之未修眷戀綈
袍辱緘縢之寵逮永言感佩曷罄敷陳

呂丞相論吳玠麻事書

頤浩再拜自聞領帥淛東念下車之初事務繁劇不應
以尺書上冕聽覽必蒙情照茲辱墜教荷高義厚德不
賜遐遺之意曷可勝言公在詞掖翰苑累年文章妙天
下昨吳玠制詞入作數聯造意警拔竊原雅意以謂既
失秦川之利則銅梁劍閣不敢恃險以為難取而擊退
賊兵也長安驛舍榜曰秦川驛咸陽縣北門額曰咸秦
驛衰老素不善為文但筦見如此爾

王教授祭內翰先生文詹叔

維紹興十二年歲次癸亥月日門生左從政郎充處州
州學教授王之望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內翰寶
學先生綦公之靈曰古今所難莫如文辭文辭之中體
重而施遠者又莫難乎書命之為使世當承平優游翰
墨則中人可以任職及夫艱難之際呼吸變古而發為
號令以宣導上意則皆欲切中於事機如三鎮詔書使
姦雄不敢顧望奉天赦令雖武夫悍卒亦流涕而嗟咨
是皆繫成敗關盛衰非萬世之才不能善也故代王言
者尤難於多事之時國家南渡之初傾側擾攘而文德
廣被與武功而並馳當是時也公以高文大筆振英聲
於翰苑者凡五年于茲深厚爾雅渾渾噩噩以鼓動乎
一世者固無愧乎兩漢之奇徑狹體方靡揣輕重錙銖
必較曾一字而莫移制詔之出海內傳誦雖沾沾然好
動其喙者亦莫得而瑕疵至今北扉東閣稱為真學者
者皆曰非我公而誰其學問之富上探六經之淵奥旁
獵子史之浩博而尤熟於國朝一代之儀凡典章故實

與夫前輩出處之際上下數百載若指諸掌而無遺此皆搢紳士大夫所共推服至於嘉謀碩畫密陳于中禁而繫天下之安危治亂者則不可得而周知上方倚以為相而民之無祿忽一卧而長辭世失名臣士喪哲匠所以識與不識皆興殄瘁之悲矧惟小子出入門下從容受教蓋一紀以摳衣公不以為不肖慰薦誘掖矜憐撫卹之意最蒙厚於等夷訃音忽聞驚涕失聲亡而縻於丰食不得伸一慟於靈帷饋奠之微遠寓千里以致一哀而已若乃感念舊德而懷儀刑則不知其何日而忘之也

資政文敏李公祭文　漢老

維紹興十三年歲次壬戌某月某日具位云云謹以清酌庶羞之奠遣人致祭於叔厚宮使內翰閣學士之靈嗚呼人常有言知音實難嗟我與公相知幾年昔在宣和我官翰林公來過我袖有新文其光瞠如其氣躍如美玉在璞可為璠璵薦言於朝有應如響非我私公公

論固然公仕寖升我以言謫世故艱難歲月如髮再見
山陽青衫白鬚日困盜賊鄰于渴饑清蹕渡江我造行
闕遭變不死以忝原本缺公亦庶止遂為郎官鈞樞求
賢典司文翰曰公之才應用有餘求之班行可以二數
金礪方斲鵬風而騫簪筆螭蚴北門視草大筆染濡帝
寵賚之玉硯金蛉我寓于泉公來守漳往迓會面握手
欣驩盃觴淋漓懷抱傾瀉十年乖離一日笑語公再入
侍歷典鉅藩奉祀以歸有命則然山川相望再見無日
公以書來字畫猶濕報章未幾忽聞訃書天馬萬里躓
於中塗惟公生平懷抱夷坦美玉精金一無可揀謂宜
黃髮且有嗣賢二者莫遂何辜彼天孰不我知莫如公
厚孰不知公莫如我舊宅宅寥有期莫挽弗親緘詞寓哀
以寫我心嗚呼哀哉尚饗

秦檜乞追取御筆詞頭劄子　紹興二十四年七月上次年檜亡

臣伏仰陛下昨自軍興之初為宗廟生靈計躬至軍前
權與和好固已上格天心中興國祚所謂後其身而身

先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臣至愚極陋繼亦將命出於自請當是時豈意有今日依乘風雲之幸蓋捐軀狗國萬一近似乃得與今日休兵保邦之大議非偶然也靖康之末邦昌僭號臣獨不戴異姓乞於皇宗不預背盟之議者選擇繼統其後軍前取出欲行懲斷幸而不死驅虜遠去臣終不變初議至為徽宗草書以為南朝有子不當相待遽如石晉國相雖傲岸自用猶即遣人送錢絹至盈萬數後有傳錄至中朝者其本尚在可考不誣愚臣於君臣之契與立朝本末如此昨自初外臣又奏遣北人招討使監門客通書求好未幾邊報還朝時首奏令劉光世通書請好其從呂頤浩都督在王倫來歸頤浩遂攘以歸已力援張邦昌友婿朱勝非來朝既而圍城中人綦崇禮與頤浩勝非援邦昌時受偽命人謝克家復來經筵當臣之來去也陛下撫諭再三恩意款密臣獨以書生不識事體以必退為真士是頤浩乃與權邦彥同日留身乘閒建言以為宰相之去去乃

無一事於是旋易臺諫擬請御筆至崇禮草制之日請以（為）據克家崇禮之迭用外人所不知臣固知二人為獨斷浩所昵非陛下所柬註也崇禮被逐常以所得御筆公示廣衆不知事君之體至於如此士大夫雖每每竊笑然以其人闇冗下搢紳所不齒不足以汚牙頰姑置度外臣又以出處自有本末後世當有公議不必與此輩較曲直故不論也今崇禮已死無子獨有女嫁謝克家之孫伋之子若不收拾所降御筆復歸天府則萬世之後忠逆不分微臣得居立朝無所考信實害國體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台州取索崇禮所受御筆繳進仍以臣今奏疏送付史館永以傳信不勝幸甚取進止

貼黃克家初受偽命其子伋對所親厚言它日伋等奈何蓋已不有其父矣豈意自全以至今日克家受顧浩勝非之援再至經筵曾無幾時乃奏言陛下以一人召至又以一人言而去恐四方有以窺陛下其敢為大言無所忌憚如此疑以傳疑何所不至伏望聖慈深賜降

鑒七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依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附録下

宋史列傳

綦崇禮字叔厚高密人後徙維之北海祖及父皆中明經進士科崇禮幼頴邁十歲能作邑人墓銘父見大驚曰吾家積善之報其在茲乎初入太學諸生溺於王氏新說少能詞藝者嶽宗幸太學崇禮出二表祭酒與同列大稱其工登重和元年上舍第調臨淄主簿為太學

正遷博士改宣教郎秘書省正字除工部員外郎尋為起居郎攝給事中召試政事堂為制誥三篇不淹晷而就辭翰奇偉拜中書舍人賜三品服進用之速近世所未有高宗猶以為得之晚車駕如平江有旨鄒浩追復龍圖閣待制崇禮當行詞推帝所以褒恤遺直之意有曰處心不欺養氣至大言期寤意引据嘗犯于雷霆計不顧身去國再遷于嶺徼羣臣動色志士傾心又曰英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姦諛已死知朽骨之尚寒同列推重除試尚書吏部侍郎時從官惟崇禮與汪藻尋兼直學士院以嶽獻閣直學士知漳州其俗悍強號難治屬有巨寇起建州聲撼鄰境人心動搖崇禮救民禦衆一如常日訖盜環城內外按堵如故徙知明州召為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時有詔侍從官日輪一員具前代及本朝事關治體者一二事進入崇禮言祖宗以來選用儒臣以備講讀若令從臣一例獻其所聞既非舊典且令越職望令講讀官三五日一進乃命學士與兩

省官如前詔又言駐蹕臨安以浙西為根本宜固江淮之守然後可以圖興復蜀在萬里外當召用其士夫以慰安遠人之心時兵革後省曹簿書殘毀幾盡崇禮再執銓法熟於典故討論沿革援据該審吏不得容其私後有詔重刊七司條勅崇禮所建明悉書為令移兵部侍郎仍進直學士院御筆處分召至都堂令條具進討固守利害崇禮奏謀傳金人併兵趣川陝蓋以向來江左用兵非敵之便故二三歲來悉力窺蜀其意以為蜀若不守江浙自搖故必圖之非特報前日吳玠一敗而已今日利害在蜀兵之勝負又言君之有臣所以濟治臣效實用則君享其功臣竊慮名則君受其弊實用之利在國慮名之美在身忠於國者不計一已之毀譽惟天下之治亂是憂潔其身者不顧天下之治亂惟一已之毀譽是恤然効力於國其實甚難世未必貴竊名於已其為則易且以得譽二者有關於風俗甚大是不可不察也九月御筆除翰林學士自靖康後從官以御筆除

拜自此始楊惟忠邢煥以節度使致仕吉由舍人院出
崇禮言祖宗時凡節鉞臣僚得謝不以文武並納節別
除一官致仕熙寧間富弼以元勳始令持帶節鉞致仕
其後繼者曾公亮文彦博他人豈可援以為例詔自今
如祖宗故典進兼侍讀兼史館修撰時有旨重修神宗
哲宗正史兵火之後典籍散亡崇禮奏神宗實録墨本
元祐所修已是成書未本出蔡卞手多所附會乞將朱
墨本參照修定哲宗實録崇寧間蔡京提舉編修增飾
語言變亂是非難以便據舊録修定欲乞訪求故臣之
家文献事跡參照又奏知湖州汪藻編類元符庚辰至
建炎已酉三十年事跡乞下藻以已成文字赴本所並
從之先是藻奉詔訪求甚備未及修纂崇禮取而專之
嘗進唐太宗録刺史姓名於屏風故事画連千里之封
得一良守則千里之民安環百里之境得一良令則百
里之民說牧民之吏咸得其良則治功成矣苟能效當
時之事以守令姓名詳列於屏簡在帝心則人知盡心

職業再入翰林凡五年所撰詔命數百篇文簡意明不私美不寄怨深得代言之體以寶文閣直學士知紹興府劉豫導金人入侵楊楚震擾高宗躬御戎衣次吳會崇禮以近臣承寧方面謂浙東一道為行都肘腋之地備禦不可不謹密疏於朝得便宜從事於是繕城郭厲甲兵輸錢帛以犒王師簡舟艦以扼海道疫心夙夜殆廢食寢及春帝還七州晏然不知羽檄之遽期年上印綬退居台州卒年六十贈左朝議大夫崇禮妙齡秀發聰敏絶人不為嵘岸斬絶之行廉儉寡欲獨覃心辭章洞曉音律酒酣氣振長歌慷慨議論風生亦一時之英也中年頓挫場屋晚方登第以縣主簿驟升華要極潤色論思之選端方亮直不憚強禦秦檜罷政崇禮草詞顯著其惡無所隱檜深憾之及再相矯詔下台州就崇禮家索其藁自於帝前納之且將修會崇禮怨已没故身後所得恩澤其家畏懼不敢陳士大夫亦無敢為其任保樓鑰嘗叙其文以為氣格渾然天成一旦當命書

之任明白洞達雖武夫達人曉然知上意所在云

氏族言行録 大典中書撰人姓氏已佚

綦崇禮幼而頴邁不好嬉弄讀書學文月開日益儔輩莫敢望甫十歲能作銘以志邑人之藏屬辭比事音節皆中律呂父見而大驚顧謂皇妣曰吾門自高祖以來劬躬積善之報其在斯乎光堯駕幸平江有旨故鄒浩追復龍圖閣待制公當行詞推上所以褒卹遺直之意有曰處心不欺養氣至大言期寤意引裾嘗犯於雷霆

計不惜身去國再遷於嶺徼羣臣動色志士傾心又曰英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姦諛已死知朽骨之尚寒同省舍人李正民見之曰比吏房詞頭皆常常除目不足騁辭今君為鄒草制良可喜也及録黄具公告假而李獨直以已名行下公戲之曰君固欲掛名道鄉公制但恐潤色非工反為名累耳李笑曰人當如出君手而不知吾併得掠美幸矣其文為同舍所重如此嘗上言車駕駐臨安即以浙西為根本宜固江淮之守然後可以

圖興復西蜀在萬里外當召用其士大夫以慰安遠人之心至於繩外臺奉令簡忽之愆革諸將第功遷補之濫汰冗兵撙浮費皆時所難言者御筆處分召至都堂令條具進討固守利害公奏曰金人自靖康以來無歲無兵及乘輿南渡已酉之冬直犯江浙逮其歸思齟齬語謂可以休矣乃且移兵以擾關陝乘我富平之敗遂窺已蜀幸吳玠一勝稍挫其鋒然其圖我蓋未忘也今偵諜所傳皆言金人併兵以趨川陝可以知其情矣蓋以何來江表用兵非金形勢之便故二三歲來悉力窺蜀其意以為蜀若不守江浙自搖故必圖之不置非特報前一敗而已則是今日利害在吾蜀兵之勝負吾兵占勝而金不得近蜀則必氣索而衆離若乘其敗而西自襄漢東自淮海進兵以攻討則我必大得志而中原定矣為天下者審夫議論規模所存而已規模者國家所恃以立議論者規模所恃而定議論定則規模立規模立而國家之勢成矣議論不定則規模不立規模不立

而國家之勢危矣夫規模議論尤急於天下多事之際議論定則成不定則敗規模立則存不立則亡此成敗存亡之機也竊以為今日之議論規模宜出此三者恢復中原以成再造之功上也因所有之地而疆理之中也苟目前之安而無所為下也語其上則今之力誠未可為守其下則吾之勢未可復立惟度時量力就其中者為之中者既成則其上者可馴而致苟止於下則雖志於中者不可復得矣欲望陛下發自聖志明詔大臣毋取言高以害實治毋偷苟安以玩歲月議論審其可用規模定其適中以此立政事以此任人材以此責功效如是而期月之間治功不成未之見也今已過防秋且遠近傳聞通使人情恐便舒緩謂宜申戒沿江將帥明遠斥堠防阨險要選練士卒日訓于師常如遇敵以為先事之備庶無後悔苟和議遂成亦未可以弛備況今日耶公再入翰林凡五年所撰詔命數百篇文簡意明不私美不寄怨固已得正言之體而慨慷論事無所

廻避不虛為侍從帷幄之臣秦檜上章辭位上召公出檜所獻二策大畧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上又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又檜言臣為相數月可驚動天下今無聞故公載之制詞畧曰自詭得權而舉事當聳動于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首建明于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川陝宣撫副使吳玠以功進檢校少師兩鎮節度使公當制有曰陸海神皋既失秦川之利銅梁劒閣敢言蜀道之難言者謂秦雖淪陷而川未嘗失也指以為病上知其非公猶援唐故事自謂失職力引疾求去遂除知紹興逐豫導隣國入寇揚楚震擾躬御戎衣次於吳會公以近臣主承寧方面謂浙東一道為行都府肘腋之地備豫不可不謹密疏于朝得便宜從事於是繕城郭厲甲兵輸錢帛以供王師犒給之須簡舟艦以扼海道衝突之患夜心夙夜殆廢寢食及春大駕凱旋七州數十縣之民按堵自如不知邊書羽檄之遽公之力也公平居不為崖岸蘄絶

之行廉儉寡欲獨覃思於學問文章白首不倦疆記默識繇唐虞三代以暨國朝之隆君臣事跡先後數千載如指諸掌視唐燕許常楊為不足道上每日慕公之文有體真學士也秦檜罷政公草詞頭著其惡無所回隱檜甚憾焉及為太師怙權張甚必修怨而公已歿矣然身後所得恩澤其家畏懼不敢陳士大夫亦無敢為之保任閱十年矣猶稱詔下台州取壬子八月所賜御筆衆論嗟愕檜死朋憸盡逐識者慨公之不及見也趙思誠祭之曰公妙齡秀發聰敏過人辭章之妙追古作者博習詩書六藝之文旁通諸子百家之編下逮傳記小說靡不該貫奕碁音律悉皆洞曉酒酣氣振議論風生長歌慷慨旁若無人真一時之英也誠為確論中年頻挫塲屋晚方登第一主縣簿即踐華要當官直氣敢言多面折人無所忌避雖始終以文翰際遇而朝廷有大議論上必咨訪故內外憚之如臺諫然初拜掖垣即兼內職後兩領天官亦如之在玉堂前後五載上屢欲大

用為權臣中沮不果建炎間駐蹕靡定詔令多不時下
公受命立成上每嘉奬曰綦某制辭知體語言輕重得
宜無可點檢者時議以為中興之功非特將士宣力蓋
詔令亦有助焉

樓鑰原序

南渡之行公在帝側實代王言詔旨所至讀者感動諸
將奔走承命如陸宣公之在奉天也尋入翰苑當羽檄
旁午書詔填委之會而播告之修不匿厥旨呂宗穆以
首相開督府訓辭尤為宏偉公之在奉天也尋入翰苑當羽檄
歸經畧舉宿將王侯之貴咸聽指呼其能布宣威靈張
大國體類此蓋公篤意經術博覽強記以直道自任才
高而氣剛平時為文不為崖異之言而氣格渾然天然
故一旦當書詔之任明白洞達雖武夫遠人曉然知上
意非規規然取青媲白以為者比也

楊萬里原序

記覽極其博辭章極其麗而正君定國扶世立教根於

自然其進言也曰畏天曰愛民曰法祖宗曰務學曰從諫曰進賢退不肖其說經也探聖賢之本指別訓詁之是非取正而舍奇尚通而惡鑿以今準古據舊鑒新皆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何其多取哉鴻筆麗藻冠於一時有功中興獨當上意如威鳳祥麟斯亦偉矣而自放泉石深入仙城回縈之中雖萬鍾千駟不與易也一觴一詠興寄事外雖不多賦顧其閒雅澹泊弗琱而工豈營度悲鳴者所能幾耶